

第十七回

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

诗曰：

大炮轰雷失两狼，那堪天意佑金邦。

丈夫纵有乾坤手，枉送身躯死战场！

又诗曰：

金将南侵急困城，张君矢日效忠诚。

非关屈膝甘降服，为保河间一郡民。

话说梁夫人闻丈夫、儿子俱已遭伤，将幼子托付奶娘夫妇先出城去，自己带领家将人马，来到关前。守关众将上前迎接道：“番兵势大，夫人只宜坚守关隘，不可出兵。”夫人道：“列位将军有所不知，我夫、子二人俱死于贼手，此仇不共戴天，如何不报？尔诸将们可将‘铁华车’摆列端正，把大炮设放三山口上。等那番兵近关，一齐推出‘铁华车’挡住，那时点放大炮，不得有误！”众将领令安排。

夫人带了人马，放炮出关，对着番兵，排下队伍。旗门开处，夫人出马。那边兀朮四太子看见这边调遣，暗暗的喝采：“果然是女中豪杰，真个名不虚传！”梁夫人喝道：“番奴！你是何等样人？快通名来！”兀朮道：“某乃大金国黄龙府四太子，官拜昌平王、扫南大元帅完颜兀朮是也。南蛮婆！可通名来！”梁夫人道：“番奴听着，我乃大宋天子驾前御笔亲点两狼关大元帅韩夫人，官拜五军都督府梁红玉是也。”兀朮道：“原来就是你。某家久闻你熟悉兵机，深通战法，岂不识天时人事？某家统领大兵，来取你南朝天下，如泰山压卵。你若识时务，早早降顺，不独保全性命，且不失你之官爵。可细细想来。”梁夫人骂一声：“番奴！我丈夫、孩儿的性命俱害在你手内，恨不得拿你来碎尸万段，方泄此恨，尚敢摇唇鼓舌！”兀朮道：“你丈夫、儿子何曾死？俱被某家困在营中。你若降顺了，我还你丈夫、儿子便了。”梁夫人大怒道：“休得胡说，放马过来！”说罢，抡起手中刀，望兀朮就砍。兀朮举斧相迎。战到五六个回合，梁夫人那里招架得住，只得回

马败下。兀朮随后赶将上来。将进关前，梁夫人高叫一声：“放炮！”那三山口上众将正待开炮，不道霎时间满天黑雾弥漫，只听得半空中豁喇喇一声霹雳打将下来。那“九牛大将军”一震，不想这炮轰天价响亮，两边炸开，把两狼关打开一条大路。此一回，就叫做“雷震三山口，炮炸两狼关”。那兀朮趁势拥将上来，抢入关中。

梁夫人见炮炸了，也使不得“铁华车”，关已失了，急得如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，只得落荒而走。前面到一茂林，正待想要进去歇息歇息，忽听得林中叫道：“夫人快进来，公子在此！”夫人勒马看时，却是奶公、奶母。夫人下马走入林中，抱住公子大哭一场。奶公便问：“夫人出兵，胜败若何？”夫人说：“关已失了。老爷、公子并无下落，谅已难保。我们如今归于何处？”不觉泪如雨下。

不表夫人在林中悲切，再说那韩元帅在番营大战，只见番兵前后走动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那些兵知道得了两狼关，都想抢进关去，故此围兵渐渐稀了。韩元帅奋勇往外冲来，却见马上一员小将被一番将赶下来。元帅细认，却是大公子，便高叫一声：“我儿，为父的在此！”公子叫一声：“爹爹！番将厉害，杀不过他。”元帅拍马上前，举刀望着那员番将劈头砍下，正中了那将的头盔。忽见那番将头上迸出一道白光，刀不能下。看官，你道那员番将是谁？却叫做奇渥温铁木真，只因他日后生下一子，名为忽必烈，却是元朝始祖，故有此异。那奇渥温铁木真被韩元帅这一刀，吃了一惊，拖枪败走。元帅暗想：“这番将有此奇异，日后倒有好处。”

当时韩元帅父子二人，并力杀出重围，遥望关前、关上都是金兵旗号，只得落荒而走。前到茂林之处，夫人在林内望见，大叫：“相公、孩儿，妾身在此！”元帅半惊半喜，就下马来。公子亦下马来见母亲，请了安。元帅就问夫人：“为何失了关隘？”夫人道：“只因军士报你与孩儿阵亡，故此妾身出兵，与你报仇。不意雷震三山，炮炸两狼，故此把关隘失了，逃避在此。”元帅道：“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能挽回也。”夫人道：“如今关隘已失，我们往那里去好？”元帅道：“我等同往京城候旨便了。”于是韩元帅夫妻、父子，同着奶公、奶母，便一齐往汴梁一路而来，不提。

且说兀朮进了两狼关，查点了仓库钱粮。看见那“铁华车”，便问军师：“此车何人制造？”军师回说：“昔日韩信造此车，困住了西楚霸王。今

日狼主洪福齐天，皇天护佑，得破此关。可趁此锐气，发兵进攻河间府，渡过黄河，那汴京指日可取也。”兀朮道：“如此，可即整顿粮草，起兵去攻河间府。”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韩世忠夫妇等来到黄河地界，正遇着钦差赍旨而来。世忠夫妇一齐跪接。钦差宣读诏书，说：“韩世忠失守两狼关，本应问罪，姑念有功免死，削职为民。”世忠夫妇一同谢恩，交还了两颗印信。夫妻、父子一同回到陕西，不表。

却说河间节度使张叔夜，闻报失了两狼关，兀朮率领大兵来取河间府，不觉惊慌，心中暗想：“那陆登何等智谋，不能保全；韩世忠夫妇骁勇异常，况有大炮，‘铁华车’，尚且失守，何况下官？”想定主意，就与众将士计议：传令城上竖起降旗，等金兵到来，权且诈降，以保一府百姓，免受杀戮之惨。等他渡过黄河，各路勤王兵来，杀败兀朮，那时候将兵截其归路，必擒兀朮也。诸将领令，端正降金。

不道那张叔夜有两位公子：大公子名唤张立，身長一丈，方面大耳；二公子名唤张用，也是身長一丈，淡黑面庞。这兄弟两个各使一根铁棍，力大无比。这一日，同在书房中读书，直到了午后还不见送饭进来。张用对哥哥道：“今日这等时候还不送饭来，敢是忘记了不成？”张立道：“我也在这里想，不知何故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书童端进饭来。大公子道：“为何这时候才送来？”二公子道：“敢是你这狗才往那里去玩耍忘记了？该打这狗才！你怎么连我二人都不放在心上了！”书童道：“今日虽则迟了些，还有饭吃；再过两日，只怕没得吃了！”张立道：“这狗才，一发胡说了！为甚事情，就到得没饭吃？”书童道：“二位相公坐在此间，那里知道外面金兵杀来，潞安州、两狼关俱已失了。如今将到河间府，我家老爷害怕，在堂上同众将商量料理投降之事。一府乱慌慌的，故此饭迟。倘若那金兀朮不准投降，杀进城来，岂不是没饭吃了？”张用道：“不信有这等事！我家老爷岂肯投降那鞑子？”书童道：“公子不信，外面去问，那一个不晓得么？”说罢，书童自去了。

大公子道：“难道我爹爹要做奸臣不成？”二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同你吃了饭去问母亲。若果有此事，就向母亲讨了二三百两银子，同你逃出城去，迎着番兵拚命杀他一阵。若杀不过他，我们带了银子逃往他方，再作

道理,何如?”张立道:“兄弟言之有理。”两个忙忙的把饭吃了,同到中堂,见了母亲说道:“爹爹为何要做奸臣,投降番邦?是何道理?”夫人道:“你二人小小年纪,晓得什么?此是国家大事,由你爹爹作主,连我也只好随着他。”二人道:“既然如此,我们要二三百两银子。”夫人道:“此时匆匆忙忙,要银子那里去使?”张立道:“我们要趁早买些东西,若等金兵进城,我们就不好上街去了。”夫人认以为真,随取了二百两银子,付与弟兄两个。

两个接了银子,回到书房,捆扎端正,开了后园门,一路出城来。行不到二三十里,正迎着番兵。弟兄二人见旁边有一座山冈,就走上冈来。看那金兵如潮似浪,滔滔不绝。看了多时,越看越多,张用道:“哥哥,等不完了,下去与他打罢。”二人跳下冈子来,摆开两条铁棍,乒乒乓乓,将番兵打得落花流水,头撞头碎,额碰额伤,打死无数。

那小番忙忙报与兀朮。兀朮传令众平章:“不要伤他,与我活活的擒将来。”众平章传令,将二人围住。直杀到黄昏时分,张立不见了兄弟,心内自想:“此时不走,等待何时?”举棍一个盘头,使得势大,打开一条血路而去。只因天色昏暗,又走得快,因此金兵拿他不住。这里张用也寻不见哥哥,冲出围来,落荒而走。那弟兄两个今日失散了,直到了岳元帅三服何元庆,才得会合。这是后话,不表。

且说兀朮拿不住他弟兄,当夜安营扎住,到明日发兵前往。将近城池,只见一将远远带人跪接,打着降旗,口称:“河间府节度使张叔夜归降,特来迎请狼主进城。”小番报与兀朮。兀朮上前看时,果然是张叔夜俯伏在地。兀朮在马上问军师道:“这个人是谁,还是奸臣?”哈迷蚩道:“久闻他是第一个忠臣,叫做张叔夜。”兀朮道:“待某家问他。”便道:“你就是张叔夜么?”叔夜道:“小臣正是。”兀朮道:“我久闻你是个忠臣,为甚归降起某家来?莫非是诈么?”叔夜道:“小臣岂敢有诈?只因目下朝内奸臣用事,贬黜忠良。今潞安州、两狼关俱已失去,狼主大兵到此,谅小臣兵微将寡,怎敢迎敌?城中百姓,必遭荼毒。故此情愿归顺,以救合郡生灵,并不敢希图爵禄,望狼主鉴察!”兀朮听了道:“如此说来,果然是个忠臣!老先生既识天时,仁心救民,是个好人。某家就封你为鲁王,仍守此城。我的大军,只收你的稿赏,绕城而去,不许进城。如有一人不遵,擅自进你城者,斩首号令!”叔夜谢恩而退,叫众军搬出猪羊酒,犒众番兵吃了,俱各绕

城而过。来到黄河口，拣一空地，安下营盘，打造船只，等待渡河，不提。

且说地方官飞报入朝。这日正值钦宗设朝坐殿，进本官俯伏启奏：“兀朮大兵五十余万已近黄河，望陛下即速发兵退敌。”钦宗大惊，便问众卿：“金兀朮兵势猖獗，将何策退之？”当下张邦昌奏道：“潞安州陆登尽节，韩世忠夫妇弃关而逃，今河间张叔夜又投降，只剩得黄河阻住。若过了黄河，汴京甚危。臣观满朝文武全才，无如李纲、宗泽。圣上若命李纲为元帅，宗泽为先锋，决能退得金兵。”钦宗准奏，降旨拜李纲为平北大元帅，宗泽为先锋，领兵五万，前往黄河退敌。二人领旨出朝。李纲虽是个有谋有智的忠臣，但是个文官，不会上阵厮杀。今金兵势大，张邦昌明明要害他的性命，故此保奏。

那李纲回府，与夫人辞别，忽见阶檐下站着个长大汉子。李纲便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跪下道：“小人就是张保。”李纲道：“你一向在那里？”张保道：“小人在外边做些生意。”李纲道：“你可有些力气么？”张保道：“小人走长路，挑得五六百斤东西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可带他前去，早晚伏侍伏侍。”李纲就命张保收拾随行。

到了次日，宗泽来请元帅起兵，李纲接进。相见已毕，李纲便道：“老元戎，你看那些奸臣如此厉害，明明欲害下官，保奏领兵。老夫性命，全仗周庇。”宗泽道：“元帅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”二人一同出府上马，来到校场，点齐五万人马，发炮起行。一路来到黄河口，安下营寨。沿河一带拨兵把守，将四面船只收拾上岸。宗泽写下一封书札，差人星夜往汤阴县，去请岳飞同众弟兄前来助战。正是：

要图定国安邦计，预备擒龙捉虎人。

毕竟李纲和宗泽两个，怎生退得金兵，且听下回分解。